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史丛书•

烈士之魂染雨花

——顾衡烈士诞辰100周年纪念集

主编 许祖云 汤春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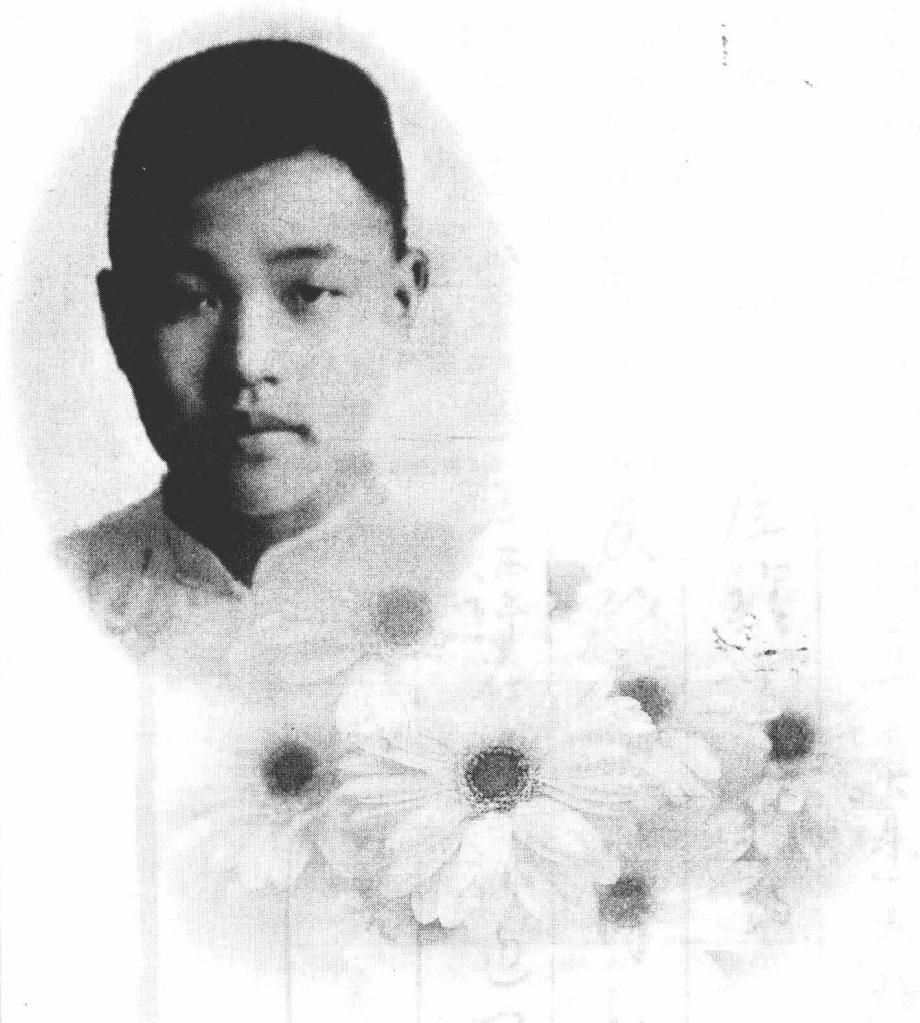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史丛书•

烈火山絳染雨花

——顾衡烈士诞辰100周年纪念集

主编 许祖云 汤春妹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烈血已经染雨花 / 许祖云主编.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 5345 - 6752 - 0

I . 烈… II . 许… III . 顾衡(1909 ~ 1934)—纪念文集
IV . K8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2806 号

烈血已经染雨花——顾衡烈士诞辰 100 周年纪念集

主 编 许祖云 汤春妹

责任编辑 陈 静

责任校对 郝慧华

责任监制 张瑞云

出版发行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pspress.cn>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开 本 718 mm × 1 000 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20 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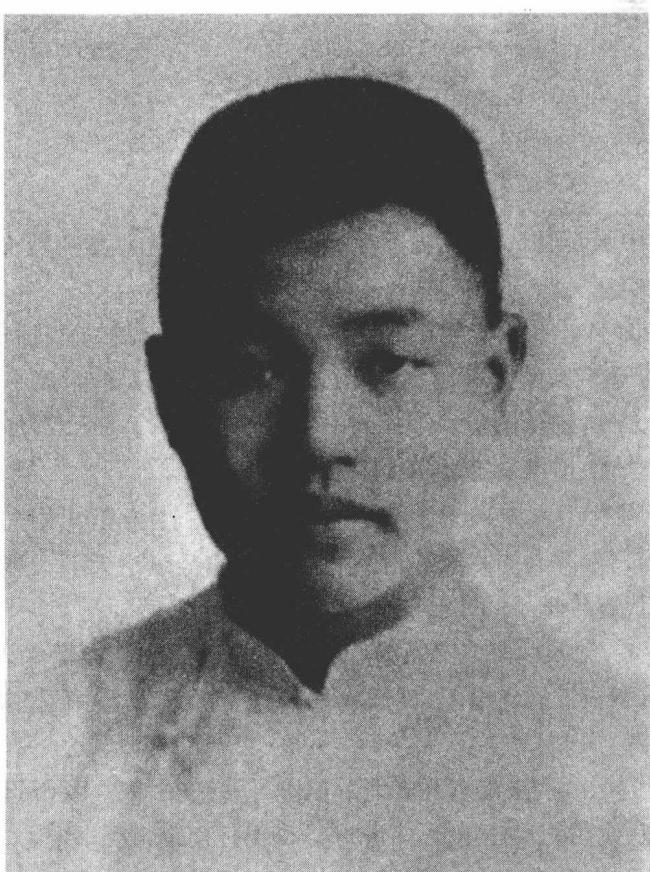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45 - 6752 - 0

定 价 2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顾衡(1909—1934)

永远不忘顾衡等先烈的精神、伟业，继承其遗志。
朱善璐

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朱善璐同志为纪念顾衡诞辰 100 周年活动的题词：
应永远不忘顾衡等先烈的精神、伟业，继承其遗志。

前 言

值此新中国诞辰 60 周年之际,纪念和学习革命先驱顾衡烈士,有着特别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顾衡 1909 年出生在无锡市一个书香世家,1923 年来南京插班考入东南大学附属中学(今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初三。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期间,他聆听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等人的多次讲演,组织读书社,参加五卅反帝活动。是一位品学兼优、追求真理的学生领袖。

1927 年顾衡考入中央大学数学系,1929 年冬转学清华大学,1930 年在清华大学入党,与葛春霖共同主编《现代中学生》杂志。纵论天下大事,引导青年学子成长。是一代青年学子的知己与诤友。

1930 年冬,党派顾衡去安徽太和县开展农民运动。顾衡深入农村与贫苦农民打成一片,积极发展党组织,被选为太和县委书记。是一位坚持正确路线的农民运动领导者。

1933 年党派顾衡来南京开展地下工作,任特支书记。顾衡胆大心细,不畏艰险,工作出色,党组织迅速恢复。不久,顾衡出任南京市委书记。

1934 年 8 月,顾衡被捕。在狱中,他既不因父母的一再恳求而妥协,也不因国民党高官的威逼利诱而投降,坚守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必胜的信念。1934 年 12 月 4 日清晨,顾衡高呼“共产主义万岁!”“共产党万岁!”在雨花台英勇就义,时年 25 岁。是一位为新中国诞生而血染雨花的革命先驱。

编辑出版《烈血已经染雨花——顾衡烈士诞辰 100 周年纪念集》一书,既是我校传承优良传统的校本教材,也是我校青年党校学习英模的教材。为此,向为本书题词的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朱善璐同志,向为本书提供史料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无锡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中共太和县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图书馆以及顾衡烈士亲属顾世惠、汪晨熙、顾锷、黄敬宜等,向为纪念和学习活动献策献力的校友汪遐义、周蜀生、马春来、张小华、阎文献、蔡志培等,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许祖云 汤春妹

目 录

第一部分 追忆顾衡踪迹

顾衡传	吴玉璋	001
太和党团临时指导委员给寿县中心县委转中央报告	顾衡	030
汪楚宝、顾衡致廖世承主任信		045
顾衡致汪楚宝(季琦)信	顾衡	048
忆顾衡	汪季琦	049
东南大学附属中学的革命活动	汪季琦	053
回忆顾衡烈士	徐宗士	055
人的价值——忆顾衡烈士	葛和林	057
清华大学校史中的顾衡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	064
初到清华	葛春霖	065
和葛春霖同志谈话记录	刘健	066
胡乔木回忆顾衡	胡乔木	067
致汪季琦、顾清倡信	高警寒	068
致顾清倡信	高警寒	069
祭衡儿文	顾倬	070
哭衡儿诗(七绝百首)	顾倬	073
烈血已经染雨花——《哭衡儿诗》心解	许祖云	077
我的家和二哥顾衡	顾炜	081
顾衡身后的遗像与悼念文	金建陵	089
关于顾衡的皮包	汪坦	092

第二部分 顾衡为《现代中学生》撰写的文章

发刊词		094
“五三”与“五卅”	朱萍	096
法西斯蒂之危机	Dr. F. Ciccotti 著 朱萍译	100
为发起现代中学生社致同志们一封公开的信		103

我们走哪条路？——请教胡适之先生	朱萍	105
华山轮上	萍	109
你须知道自己	萍	113
天下大势	萍	125
科学家的悲哀	萍	131
天下大势	梦柯	140
青年的烦闷	孟宁	145
怎样去把握自己？	梦柯	151
“干涉论”起！	忆楸	155
天下大势	梦柯	164
唯物论概说	忆欣	169
谁是革命者？	梦柯	172
《现代中学生》作者考	许祖云	179



第三部分 纪念顾衡诞辰 100 周年活动纪实

002

改革开放的年代 我与顾衡相遇

——纪念顾衡诞辰 100 周年活动纪实	夏群	181
第一乐章：追寻先烈足迹		183
顾衡烈士生平简介	许祖云	183
第二乐章：追思先烈遗志		185
学习顾衡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	施绘程	185
学习顾衡对信仰的执著坚守	顾闻	186
我们更应该树立精神追求	沈亚薇	187
追寻我们生命中的太阳	吴雯	188
培养“创造性人格”尤为重要	于施洋	188
爱与责任	刘少青	189
青春的使者	陶建萍	191
顾衡精神永存	汪履熙	192
第三乐章：追问时代意义		194
跨越历史天空的对话		
——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们与顾衡相遇	陈履伟	194
勤奋学习，健康成长	郑玲玲	197

第一部分 追忆顾衡踪迹

顾衡传

吴玉璋^①

顾衡，这个名字不像邓中夏、恽代英、刘胡兰……那样被人们所熟知，但是，顾衡的一生却像他们一样发出耀眼的光辉。

1934年12月4日，天寒地冻，“共产党万岁！”的激昂呼声，冲破清晨的寂静，在雨花台上空震荡，又随着寒冷的风向四处扩散。

这是顾衡的声音。

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长顾衡同志被敌人从伪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押往雨花台杀害了。他倒在血泊里，血渗入雨花台的泥土中。顾衡同志，他用自己的全部热血灌溉着生长在严寒里的中国革命之花。这时，他才25岁。25年，他从孩童长大，在黑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寻求真理，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他成为一个革命知识分子，一个共产党员。为了革命，他又使自己成为农民、工人和领导学生、农民、工人战斗的指挥员。

你到过雨花台吗？你仔细端详过那以青山为屏，被左右几行挺拔的青松护卫着的革命烈士群像吗？那巨大的英雄群像塑雕，庄严屹立，其中，有的是学生模样，有的像农民，有的是工人，有的戴着镣铐……而那里面都有顾衡的影子。

顾衡同志的生命是短暂的，却又是永恒的。

一、成长、摸索、寻求

（一）从三凤桥到三师附小

顾衡字屏叔，江苏无锡人。

^① 吴玉璋（1927—1997），女，曾任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后相继改为南京大学附属工农高中、江苏省工农高中）语文教师、教研组组长、党支部书记、党总支委员；南京外国语学校教师、教导主任。1981年7月—1990年7月，在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工作，曾任中共南京市委党史编写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辑组组长，副研究员。1990年退休。

无锡城中有个热闹的地方叫三凤桥(原来叫风光桥),三凤桥北有个小弄堂,叫顾家弄。1909年,顾衡就出生在顾家弄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里。父亲顾倬,字述之,是明朝顾可九的后裔。述之生三岁而孤,茅屋数椽,家无担石之储,但刻苦读书,谨严自持。1903年以地方公费留学日本弘文书院。1911年,辛亥革命后,顾述之首任无锡省立第三师范校长;1913年,又创办三师附小。他以日本东京师范及其附小为蓝本,一心想兴学校、救国家。三师和三师附小因治学严、校风好、知识基础打得牢而博得社会声誉。顾述之是当时无锡有名望的教育家。

顾衡是顾述之第三个儿子,也是他所创办的三师附小的学生。

从三凤桥到三师附小,顾衡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父亲对三师和三师附小的学生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他拟定的对学生品德教育的大纲是:“淡荣利,耐劳苦,守纪律。”不但是上课、学习,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细微到学生寝室箱笼、鞋子的安放,自修室、膳堂坐凳的安放都要做到有定物、有定式。他对自己的儿子又是附小的学生管教更是严格。

顾衡小时候圆圆的脸,白里透红的肤色,聪敏、淘气,家里针对他性格特点,很早就注意培养他耐心、细致、爱学习的好习惯。进小学后,他每天按时背着书包,穿过三师附小那高大、宽阔又深远的长廊,走进教室,认真听老师讲课。他爱读书、念诗,一丝不苟地写字。他喜欢数学,弟妹们做不出的题目,经他一讲,就懂了。他爱整洁,他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他的书总是整整齐齐的,从不让书角卷起来。他用过的东西从不乱甩,他搭过的积木,总是有条有理地收拾好。在家里,他是父母钟爱的儿子;在学校,他是品学兼优、老师喜爱的学生。

包孕吴越的太湖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拍打着无锡城。在这有节奏的浪涛声中,顾衡长大了,长高了,长成一个英俊的少年,进了无锡中学。这时,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使中国历史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革命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古老的中国也在改变着。

(二) “去伞”

1923年,顾衡离开故乡来到南京,插班考进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初三年级。在三师附小和父亲身边树立起来的“读书救国”思想,强烈地支配着顾衡。附中宿舍在东大西边后门原教习房前的田字房,两人一个房间,他和同学汪楚宝住在一起。不远处是有名的六朝松和梅庵。课余,人们常看到一个总是笑眯眯的秀气的少年在那儿孜孜不倦地学习。假期也不休息。暑假,顾衡自己搞了一个质数问题,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废寝忘食。那时顾衡才15岁,已经能独立钻研,接触到数论方面的问题了。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中国共产党南京党支部书记宛希俨同志联合南京几十个单位、团体,组织追悼孙中山先生的活动,宣传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恶。4

月 21 日，在当时的秀山公园，召开了五万多人的追悼大会。那天在会上演讲的有何香凝、杨杏佛、恽代英、萧楚女等。顾衡和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很多同学都去参加了。一直埋头读书的顾衡，第一次从萧楚女、恽代英的讲演中，具体地知道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如何勾结起来残害中国人民，他热血沸腾，义愤填膺。这时，天下雨了，越下越大，恽代英光着头，雨水沿着他的下巴旋转着，像一条绳子似的向下倾泻，他任凭那倾盆大雨浇淋，照旧从容不迫地讲下去。台下很多听众是打着伞的，顾衡和汪楚宝也合打着一把伞，正听得入神。汪楚宝低声对顾衡说：“你看讲演的人没有伞，我们也不要打伞吧！”一句话提醒了顾衡，这个一向埋头读书，说话不多的顾衡，突然从肺腑之中迸发出响亮的声音，用力呼喊：“去伞！”周围的一些听众把伞都收下了，和台上的演讲者一起，受着大雨的淋浇。

恽代英的这次演讲，对顾衡来说是政治上的启蒙教育，就像那大雨一样，浇进顾衡的心中，永生难忘。

回校后，顾衡他们还想再听恽代英的演讲。国文老师穆济波是南京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通过他的关系把萧楚女、恽代英请到东南大学附属中学讲“治外法权”和“关税问题”等，讲了近十次，在学校里播下革命的种子。这些讲演对于顾衡来说，真是振聋发聩，他知道了要爱国，想救国，光埋头读书是不行的，需要懂得更多的道理，做更多的事。

两个多月后，席卷全国的“五卅”爱国反帝浪潮汹涌澎湃。在党的领导下，南京各界纷纷罢课、罢工、罢市、游行、请愿、示威……不久前受到恽代英、萧楚女的反帝教育的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立即站在爱国运动的前列。

学校放暑假了，顾衡和汪楚宝、张光人（即胡风）、高琦（即高警寒）等不少同学，还留在学校里商量如何继续参加反帝运动。这个暑假，16 岁的顾衡和几个高班同学随恽代英去芜湖做反帝爱国的宣传工作。

（三）找 路

从“五卅”开始，顾衡激于爱国热情，关心时政了。他仍然努力读书，但却有新的追求，他要从读书中“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他还是喜欢数学，但也喜欢社会科学。他记住恽代英的话：研究社会科学最好是从历史与时事的知识入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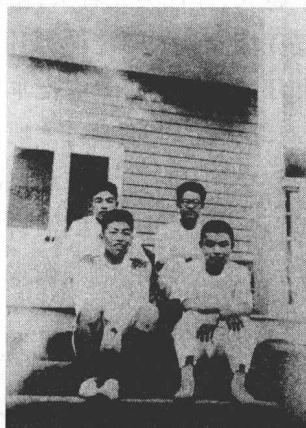
但那时，他能读到的马列主义的书还很少。

1926 年，国共合作的时候，顾衡由同学翟凤阳、杨超（他们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又是国民党员）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同时，在翟凤阳的推动下组织“大地社”，参加这个团体的有顾衡、汪楚宝、葛春霖、高警寒、谢立惠、袁翰青、潘渭年、葛和林、周同庆、徐宗士、朱葆华、奚景高、吴健、薛愚等十余人。他们主要是北京清华大学、南京东南大学和东南大学附属中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原来直接或间接有联系，成为朋友，都是热爱自然科学的，为了寻找救国的道路，组织了这个“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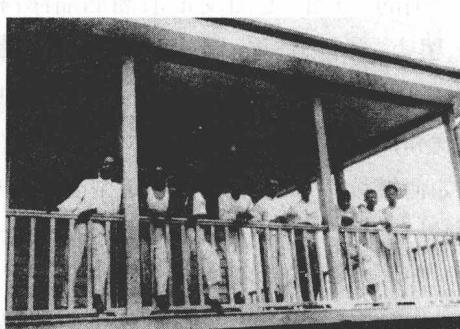
“大地社”。他们寻求和探讨的中心问题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该不该搞政治？”“在茫茫的大地上如何彼此扶持，共同找路前进。”在上海川沙开了成立大会，后来因为分散在南北几个地方，活动不很频繁，“大地社”的成员逐渐分化，一部分人又重新埋头读书，另一部分人真正彼此扶持，继续寻找革命的道路。



“大地社”会议 [右1为汪季琦
(楚宝),左1为葛春霖]



前右为潘渭年,后右为汪季琦
(楚宝),后左为顾衡



“大地社”读书会成员在川沙奚景高家聚
会。右1 汪季琦(楚宝),右3 顾衡

大革命前后，南京城是不平静的。当顾衡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读最后一学期的时候，北伐军迫近南京，击溃了麇集在南京的十几万直鲁联军，于1927年3月24日占领南京城。正当百姓箪食壶浆欢迎北伐军进城之际，英、美、日、德、法、意等帝国主义，借口侨民及领事馆受“暴民”侵害，命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对城内猛烈开炮，结果死伤军民两千多人，这就是轰动世界的南京事件。

紧接着，“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下令清党，在上海、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等地，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血的事实教育着顾衡，他恨透了帝国主义，也恨蒋介石。他深切地感到：中

国太受人欺侮了。他经常和同学们一道，怀着激昂慷慨的感情高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他开始觉得蒋介石背信弃义，不是好人，决定退出国民党。

1927年暑假，他考进东南大学（1928年改名为中央大学）数学系。和他同时考进去的还有附中同班同学谢立惠、汪楚宝、徐宗士等几个人。

在这所大学内，各种人物的嘴脸和腔调都有。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也很多。当时学生中有“极光社”“新生社”，以后又有“改组派”之类的组织，各打旗号，招兵买马，喋喋不休。顾衡对这些都不感兴趣，特别瞧不起那些为了今后能做官，现在就忙着“吹喇叭”的人。他学的是理工科，课程重，学习成绩又一向是名列前茅，要花很多时间钻研功课。这时他虽然爱国，向往革命，但并没有放弃做“大数学家”的理想，很想毕业以后能去法国留学、深造。

1928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竟然向上年炮击南京、企图用大炮阻止北伐军的英、美等帝国主义者表示歉意和赔偿“损失”。5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济南，杀伤中国军民一万多人，制造了“五三”济南惨案。蒋介石竟无耻地命令国民党军队不准抵抗，并下令保护日本人，说：“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

济南惨案发生，又一次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在中共南京市委的领导下，东南大学（东大这时又改名为江苏大学）党支部发动同学和全市人民一起参加5月5日的请愿示威。参加这次示威的还有金陵大学、安徽公学、五卅公学、东方中学、钟英中学等校学生，共约七八百人。一路上贴标语、散传单，高呼“对日经济绝交”的口号，到“国民政府”请愿。顾衡和几个要好的同学都参加了，后来还继续搞宣传活动。顾衡和汪楚宝等几个同学自动组织一些人上大街演讲，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挑衅的罪恶，希望唤起民众，挽救危亡。反动政府不让宣传，有一次把城门关紧，不准进出，顾衡就和他的几个好朋友从小火车道冒险出城，到下关一带宣传。他们又一次积极投身于爱国反帝运动之中。

大约个把月后，这个运动还是被镇压下去了。

父亲经常来信告诫顾衡：不要过激，少参加政治活动，多埋头读书，学好科学才能救国。这时顾述之已由办教育转至办农场，和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大儿子顾复搞小麦新品种实验，关心农村经济，提出对农民“富而后教之”的主张，十分热衷于振兴农业、科学救国。而顾衡却越来越感觉到，国家危亡，科学救不了国，书也快读不成了。他已经懂得，无论研究任何学问，必定要认清学问与社会的关系，另外，必定要自己有一种确定的观点，否则，这种研究学问的人不但无益于本人和社会，反而会妨碍社会的发展。

救国的道路究竟该怎么走呢？他继续寻求。

（四）“我要到远方去”

在寻求救国的正确道路，探索前进的过程中，顾衡又被爱情的欢乐和辛酸

困扰。

1928年盛夏，顾衡放暑假回到家乡，见到了才考上松江女中的钱寿荣，她是顾衡大嫂的亲妹妹，到姐姐家来过暑假的。两个青年人一见如故。钱寿荣早就听姐姐夸说顾衡功课好，性情温和，做事认真有条理，见面以后，看到这个英俊而又文静的大学生，那么和蔼可亲，说话总是面带笑容，更觉得他挺好，便主动请他帮助自己复习功课，请他讲东南大学（这时东大又改称中央大学）的情况，讲五卅运动，讲北伐战争……顾衡也觉得她天真活泼、纯洁又聪敏，和她在一起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新的愉悦的感情。爱情第一次悄悄地来到两个青年人的心房。这个暑假，顾衡觉得故乡的水是那样清，草是那样绿，街市是那样热闹，乡音是那样亲切。

暑假结束，钱寿荣到松江上学，顾衡回到南京，依依惜别。这以后，鱼雁传书，相互倾诉自己的爱慕。时间一长，被家里人觉察。不料顾衡的父母坚决反对，母亲的理由是钱寿荣太娇，是个惯宝宝，比较任性，不是个理想的媳妇。父亲则寄大希望于顾衡，认为他前途远大，指望他光宗耀祖，也担心如果钱寿荣不够理想，或许会影响顾衡的前途，就同意母亲的意见，不许顾衡与她通信。

钱寿荣知道顾衡的父母嫌她娇，从此，脱下身上漂亮的裙袄，穿上朴素的衣服，一封封热情的信，依然寄到南京。天真、热情的姑娘的面影和父亲严峻的脸色经常在顾衡的脑海中浮现，争持着，排斥着；爱情的愉悦，变成了矛盾和痛苦。就这样，他们俩依旧保持着联系。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他下了最后通牒，如果顾衡不立刻断绝与钱寿荣的一切关系，家里就断绝经济供给。

顾衡对家庭以断绝经济来威吓，很气愤，他决定不再要家里的钱，托朋友翟凤阳找了个工作，白天在大学里上课，晚上去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一个宣传部门做校对。但是矛盾并没有解决，违抗父母之命，致使家庭关系破裂，不忍；含苞待放的爱情花朵要摧毁它，不能。顾衡痛苦极了。朋友们安慰他，给他出主意，劝他采取缓兵之计，暂时不和钱寿荣通信，等毕业后经济独立了，再和家庭协商。顾衡接受了这一意见。

钱寿荣等呀、盼呀，有一段时间不见顾衡来信，活泼爱笑的姑娘沉默了，丰润的面颊瘦削了。她想到南京去找顾衡，亲自问他究竟是为了什么？可一个女学生怎么能随便离开学校呢？恰巧学校要选拔代表到南京去参加运动会，她也是运动员，就起早带晚，拼命锻炼，争取被选拔到南京去。过度的伤心和疲劳，年轻的姑娘病倒了。

1929年秋天，顾衡突然得知钱寿荣的死亡讯，痛不欲生，立刻到杭州去，找到了钱寿荣的坟墓，怀着绝望与痛楚在墓前痛哭：“是我害死了你呀！荣妹……”

他负疚，他悔恨，为什么自己不把真实情况告诉寿荣就中断和她的联系！为什么自己矛盾、犹豫、彷徨、委曲求全，不能和束缚自己的家庭、社会决裂！从杭州

回无锡，他路过“大地社”朋友奚景高家，把一支手枪偷偷地带了回来。奚景高发现，立即赶到无锡，要回手枪。原来顾衡准备用这支手枪先杀蒋介石，然后自杀。这一冒险轻生的行动被朋友们劝阻了。

悔和恨，仍然日夜煎熬着顾衡的心。过去他恨帝国主义、恨军阀、恨国民党的腐败、恨背信弃义的蒋介石，现在又恨自己的家庭，也恨自己。他真正领会了鲁迅《狂人日记》中说的“人吃人”的道理了。钱寿荣是被他敬爱的父母吃掉的，是他自己吃掉的，是“人吃人”的社会制度吃掉的。而这决不是数学能解决的问题，非改变社会制度不可！

他想起恽代英的话：

“人在恶劣环境之中，是不能无悲苦之感的，然亦只有坐着不去与环境奋斗的人，才感觉这种悲苦。”

“……你若能研究得到一种信念，知道国家社会一定是可以改造的，那譬如你在黑暗中见到了灯光，你的胆气自然更要大了。”

四年前，恽代英在秀山公园大雨滂沱中，镇定、自信、有力的演讲，那个曾使自己十分感动的镜头又浮现眼前，给顾衡以力量和更多的启发。他醒过来了，决心从事改造自己和改变社会制度的斗争。

这以后他努力收集一切可以收集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阅读，研究。他知道沉沦在痛不欲生的绝望之中，是软弱的表现，他决定从此和一切他曾经抱有幻想的旧的东西决裂，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勇敢地开辟改造国家社会的新路。

1929年冬天，顾衡的父亲接到顾衡一封信，信中说：“我要到远方去！暂时不与家中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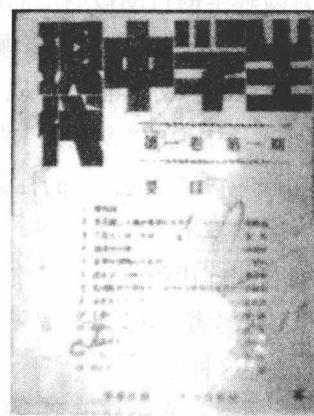
（五）在白色恐怖中入党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和工农革命群众运动遭到敌人极大的摧残，中国革命转入低潮。1929年底，正是许多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时候，顾衡毅然脱离家庭，抛弃学业，到北京去找党。

古老的北京城被大雪装扮得一片洁白。顾衡在清华大学找到了“大地社”的朋友葛春霖，就在葛春霖的单身宿舍住下了。开始，他每天坐在图书馆看书，看很多社会科学方面的书。葛春霖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在清华农事股工作，兼任新农业学校的教导主任。这个农业学校是华洋义赈会出资，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及香山慈幼院合办的。顾衡便被介绍到这个学校教语文和数学。业余，他和葛春霖还有“大地社”另外几个朋友创办《现代中学生》杂志。顾衡和葛春霖任主编，每期顾衡都写文章，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宣传革命道理。《现代中学生》杂志当时在北京中等学校中颇有影响。不久被查封，他们改了个名字叫《现代学生》，又坚持办下去。办杂志的钱自己出。当时葛春霖的工资80元，顾衡只有二三十元，两人

除了必要的生活费共十余元外,全用来办杂志。他们的生活简单极了,用小煤油炉子自己烧饭吃,星期天加餐,买点咸鱼烧汤。

这时,党组织已在不断地考察、教育他们。新农业学校最初有党员三四人,由清华大学支部领导。1930年五一节,党在北京东单组织示威,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农校有两个学生亦被捕,八月份出狱,学生会特为此开会欢迎他们。校长不征求教导主任葛春霖的同意,突然宣布开除学生会负责人(党员),引起学潮。进步学生反对校长,顾衡、葛春霖则大力支持学生的斗争。学生多次散发的传单、宣言,都是顾衡帮助起草的,有一次还在北京一家报纸上刊载。在斗争中,农校党的队伍有了较大的发展。



顾衡与葛春霖主编的《现代中学生》

1930年10月,中共清华大学支部认真讨论了顾衡的表现,认为他在1926年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国民党,但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他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已经与国民党断绝了一切联系。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候,他奔向党,是在理论上有认识,行动上经过严格考验的同志,决定吸收他入党。

在清华大学一间僻静的房子里,顾衡和他的好朋友葛春霖一道,面对一面红旗举起右手向党宣誓: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介绍人是徐子佩、张钦益,监誓人是市委书记胡锡奎。

入党以后,顾衡更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和党内文件,更加废寝忘食地工作。由于他细致、踏实,工作出色,不久就调到北京市委去了。

顾衡,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经过长期的摸索、寻求,从20年代“读书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纷纭众说中走出,他摒弃了梁启超、胡适、国家主义派、国民党蒋介石之流贴着各种商标的虚假、反动的“救国理论”;他丢掉思想里的犹豫和苦闷,丢掉不幸的爱情遭遇中的痛苦与悲哀,丢掉比较安逸的生活和自己喜爱的专业等等一系列个人的东西,勇敢地追求真理,从一个大学生,一个数学系的高材生,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他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坚定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二、扎根、点火、挫折

(一) “皖北的马列主义学院”

安徽太和城是位居淮北大平原的一个小小的县城。县城南北一条大街,东西

几条小巷,刮风时漫天黄土,下雨时遍地泥泞,偏僻穷困。早在1927年,党组织就派了魏野畴、南汉宸等同志随杨虎城将军来太和县驻防,从那时开始,在太和播下了革命种子。1928年,中共皖北特委书记魏野畴等遇害,此后,皖北党组织被严重破坏,急需得力干部去做恢复工作。1930年冬天,顾衡在北京已比较暴露,被农林学校解聘,无公开职业掩护。而这时“大地社”的朋友高警寒在太和北关中学做校长,邀顾衡去做教员。经北京市委同意,顾衡来到太和这个偏僻的小城,担负起发展太和党组织的工作。

21岁的年轻共产党员,一心扑在革命上。他一方面通过高警寒的关系,与太和县有爱国思想的中上层人物联系,取得支持和掩护;另一方面以太和北关县中为基地,有计划地开展工作。

顾衡的课教得很好,深得学生敬仰。课余他经常与学生、同事接触,假日访朋问友。北关中学的学生敬佩顾衡的品德和学问。课余和休息时间,学生都愿意到顾老师的住处谈谈,问些问题。不论是一个学生或几个人一道来,顾衡都热情接待。对于生疏一些的,先问些学习情况、家庭生活情况,或者用火柴杆排成不同形状的图案,讲有趣的数学题。逐渐熟悉了,就由浅入深地说起国家大事,世界形势。比如,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中国各地军阀的混战,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对人民的敲诈勒索,蒋介石背叛革命不抗日……再进一步便谈起共产党领导革命,各地青年学生要求抗日的爱国运动,以及党领导的农民武装起义,红军的胜利,等等。日积月累,这些革命道理像春风吹绿荒芜的田野,年轻人的心一天天和他靠得更紧了。他们喜欢顾衡的热情、和蔼,佩服他有修养,有学问。他们说顾衡那总是坐得满满的“满堂红”的房间里,是“桃李花,四季开,遂意蜜蜂采花来”。革命真理像蜜汁一样滴进这偏僻小城的年轻人的心田里。接着顾衡便在北关中学师生中组织“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革命青年群众组织。

“读书会”是学校里的公开组织,参加以后,每十人一小组,阅读进步书籍,如鲁迅的作品、《南国月刊》(广州出版)、《拓荒者》(上海出版)等。从“读书会”中发现思想进步的,就介绍他们参加“社会科学研究会”,阅读和研究社会科学,学习马列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会”中挑选对马列主义有认识,觉悟提高快的培养并吸收他们参加共产党。

不到一个学期的光景,革命的烈火在有着三百多个学生的北关中学里燃烧起来了。一个最初参加“读书会”,后来被吸收入党的学生说:“那时学校里讲解《辩证唯物论》《国家与革命》,教唱国际歌,太和北关中学,简直成了皖北的马列主义学院。”

太和县党、团组织早已和上级领导机关失去联系。经过顾衡和同志们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和多方设法联系,1931年6月皖西北特委巡视到太和,把太和组织从

阜阳划分开来，单独成立特支干事会，还把阜阳北乡柳集区划归太和指导，顾衡被选为干事会干事。这时太和县党团员总共只有 11 人。

（二）到农村中去扎根

党的“六大”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并指出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内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中国共产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六大”以后，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迅速地发展。1930 年 3 月，鄂豫皖边区特委成立，并建立了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和红一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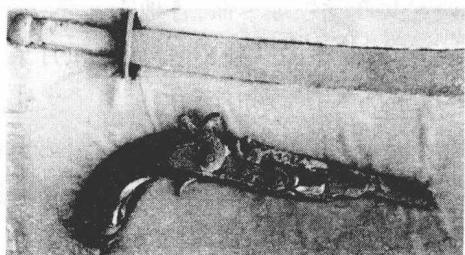
顾衡认为太和党组织也应该到农村中去搞土地革命，“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的群众”，才能迅速壮大和发展党的力量。

1931 年太和水灾，农村的破产、阶级分化日益加重，土地加速集中，工农群众除了斗争只有卖房、卖地、逃荒、做土匪或死亡两条道路。顾衡和同志们研究，党今后必须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中去，发动组织广大农民起来斗争。

离学校放暑假还有一个月的光景，党组织决定党、团员到农村去搞农民运动。被派的同志都穿上和农民一样的服装，顾衡也穿上早就准备好了的破烂的半截到膝的紫花色的裤头儿，蓝色半截袖的汗衫，腰间束上一条用破布条做成的裤带子，背后插着旱烟袋儿，背着薄薄的破被到农村打忙工去了。

他经常来往于太和县城附近的村镇：关集、赵集、行流集、旧县集、十里沟、史老家，十二里庙的田间和村庄，住在人家牛屋里。白天，他和农民兄弟一起锄秫秫，打秫秫叶儿，拉粪、担水、喂牲畜，拣繁重的活儿干。夏日的太阳晒得人们脊背起泡发光，顾衡手磨破了，腰酸背痛，脸被强烈的阳光灼晒着，劳动的汗水浸泡着，由白净变成黄黑。但他心里却高兴，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在劳动中他和许多贫苦农民建立了感情，对年轻的农民他亲热地以兄弟姐妹相称，见到年纪大的就“大爷”“大娘”“大叔”“大婶”地打招呼。不论年幼的、年长的，他都能谈得来。逐渐地，每到夜晚，他所住的牛屋内又像是北关中学他的宿舍一样，总是人挤得满满的，不过不是学生，而是贫苦农民。他们喜欢顾衡，喜欢听他深入浅出地讲革命道理：讲穷人生活为什么这般苦，讲农民弟兄组织起来力量大……这些话使终日饿着肚子却仍要像牛马一样干活的农民们，在漫漫的黑夜里看到光明，知道怎么样才会有出头日子……

半夜，人都走了，顾衡把放在秘密处所的纸和笔拿出来，写报告，发指示，布置



顾衡用过的手枪